



The Outermost House:

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遥远的房屋

在科德

亨利·贝斯顿 著 程虹 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The Outermost House:
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遥远的房屋

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

亨利·贝斯顿 著 程虹 译

Henry Beston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2012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THE OUTERMOST HOUSE: 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by Henry Beston
Copyright © 1928, 1949 by Henry Beston
Copyright renewed 1956 by Henry Beston
Copyright renewed 1977 by Elizabeth C. Beston
Introduction copyright © 1988 by Robert Fin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year)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美)贝斯顿著;
程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8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
ISBN 978-7-108-04113-5

I. ①遥… II. ①贝…②程… III. ①散文集—美国
—现代 IV. ①I7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00794号

责任编辑 李学军

装帧设计 罗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版

2012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6.75

字 数 138千字

印 数 0,001-6,000册

定 价 29.00元

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序

翻译并出版美国自然文学经典译丛的想法缘于上个世纪末。当我对自然文学产生兴趣并写就评介这一领域的著作《寻归荒野》时，就开始构想为配合此书译几本有代表性的美国自然文学经典作品。我承认，在这个信息发展极其迅速的时代，当人们甚至是一路狂奔，急于抵达终点时，我的行动很慢。从2004年翻译出版第一本书《醒来的森林》到第四本书《低吟的荒野》，经历了八年时光。

该译丛共收入美国自然文学经典四部：

1. 《醒来的森林》（*Wake-Robin*, 1871），作者：约翰·巴勒斯（John Burroughs, 1837—1921）
2. 《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The Outermost House: A Year of Life on the Great Beach of Cape Cod*, 1928），作者：亨利·贝斯顿（Henry Beston, 1888—1968）
3. 《心灵的慰藉：一部非同寻常的地域与家族史》（*Refuge: An Unnatural History of Family and Place*, 1991），作者：特里·T. 威廉斯（Terry Tempest Williams, 1955—）
4. 《低吟的荒野》（*The Singing Wilderness*, 1956），作

者：西格德·F. 奥尔森（Sigurd F. Olson, 1899—1982）

将这四部书收入译丛，首先是由于它们被公认为美国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也是四位作家的代表作，在美国自然文学中颇有影响，并被收入美国的权威性文选及高校文学教材之中。其次，这四部作品充分体现出自然文学最重要的特征：地域感（the sense of place）。《醒来的森林》是作者约翰·巴勒斯以美国东部卡茨基尔山及哈德逊河畔观察鸟类的的生活经历写就的散文集，让我们领略了鸟之王国的风采以及林地生活的诗情画意；《遥远的房屋》的作者亨利·贝斯顿则以他在美国东部科德角大海滩上一年的生活经历，向我们讲述大海、海滩、沙丘及海鸟的故事；《心灵的慰藉》的作者特丽·T. 威廉斯以独特的经历和写作风格记述了自己如何陪同身患绝症的母亲在美国西部的大盐湖畔，从大自然中寻求心灵的慰藉；《低吟的荒野》的作者奥尔森向我们描述了美国北部与加拿大接壤的那片被称作“奎蒂科-苏必利尔”（Quetico-Superior）的荒原，那里点缀着璀璨的湖泊、裸露着古老的岩石、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林地、海滩、盐湖及荒原，人类内心的情感世界与色彩斑斓的自然风景融为一体，使这四部自然文学的经典之作完美地组合在一起，相辅相成。其三，收入此译丛的四位作家也都是美国自然文学中的代表人物。约翰·巴勒斯被推崇为“鸟之王国中的约翰”；亨利·贝斯顿以“散文诗般的语言”而享誉美国文坛；特丽·T. 威廉斯将自然的悲剧与人类的悲剧糅合在一起，从女性的角度展现出一种博大的生态视野；奥尔森从古朴的荒野中找到了一种抵御外界诱惑的定力，一种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安宁，并形成了独特的

“荒野观” (wilderness philosophy) 和“土地美学” (land aesthetic)。将上述美国自然文学作家的经典之作以译丛形式介绍给中国读者，不仅会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而且还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促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

当然，译本的选择除了上述原因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出于我对这些作品的喜爱。这正如 19 世纪美国女诗人艾米莉·狄金森的诗句：“灵魂选择了自己的伴侣，然后将心扉关闭。”当我在译这些作品时，尽管有时也有译者常见的各种苦恼和纠结，但从总体上来看，我是在与原著作者进行着心灵的对话和交流，和他们一起不紧不慢地观赏自然，体会着他们的心境，分享着他们的精神升华。所以，才如此这般，从从容容地完成了这四本译著。

记得曾有人说过：“真正懂得人生的人，是为了欣赏而赶路的。”我在翻译这套丛书中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生活态度。这断断续续、长达八年的翻译过程对我本人来说也是在现实与遐想中体会生活中的自然。首先，我从中体会到了自然文学的包容大度，那是从万物共生的大自然中汲取的一种达观和境界。“当大自然造蓝鸫时，她希望安抚大地与蓝天，于是便赋予他的背以蓝天之色彩、他的胸以大地之色调。”巴勒斯在《醒来的森林》中描述一种小鸟时如是说。他继而写道：“蓝鸫是和平的先驱，在他身上体现出上苍与大地的握手言欢与忠诚的友谊。”寥寥数语，气势磅礴，充满着哲理与希望。包容大度，和谐共生，应当是人类明智的选择。贝斯顿笔下的自然，有着一种史诗般的壮丽。因为他是在科德角那孤寂的沙丘上居住了一年，才写出了《遥远的房屋》，

捕捉到了海浪的节奏，并归纳出一种如同海浪般韵律的写作风格：“句子应当像大海的波浪一个接一个，而且每一道海浪又保持其个性。一个句子应该有适当的节律：浪起，浪碎，浪退，然后，为下一道浪留下短暂的空白。”难怪有评论家认为《遥远的房屋》充满了乐感，“是一本请求人们朗读的书”。威廉斯声称熊河候鸟保护区的鸟类与她共同拥有一部自然史。这种特殊的经历使她独树一帜，在《心灵的慰藉》中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文体及语篇：每一章节都由特定的鸟类而命名，章题下是盐湖水的的水位记录。这水位的涨落与作者母亲癌症的病情及候鸟保护区的存亡密切相关。湖、鸟、人作为不可分离的总体成为这部书的主角。奥尔森在《低吟的荒野》中生动地描述了他在美国和加拿大共有的“边界水域泛舟区”摇独木舟漂流旅行，在荒原滑雪垂钓的经历，一展北美那些群山林海及江河湖泊的雄姿和风采，以及这些荒野的经历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的感动。奥尔森通过自己的感官对自然中有形之物的体验，享受到了心灵中的“无形之物”的愉悦，并领悟出“宁静无价”的深刻内涵。人与自然的交融，人从自然中寻到美感和心灵的宁静，这便是自然文学的独特之美。

然而，自然文学又不是一种高高在上、脱离社会、逃避责任的文学。它主张现代文明应当重新唤起人类思家的亲情，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人类与整个生态体系的联系，并从中找出一种平衡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从个人的情感世界走向容纳万物的慈爱境界。比如，《心灵的慰藉》从始至终都弥漫着一种斩不断、理还乱的亲情，这其中有人之家的情爱，

也有作为地球大家庭的一员对其他所有成员的慈爱。如果这种爱成为一种信念，那将对现代社会及人类的发展产生一种支撑的作用，因此，值得我们大家去守卫。所以，在自然文学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爱的循环：由人间的亲情延伸向对大地的热爱，大自然中的宁静与定力又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反馈于人间。我们不妨可以说，自然文学将人类对自然的热爱和人类之间的亲情融为一体，将土地伦理延伸为社会伦理，将对大地的责任延伸为对社会的责任。它所称道的是大爱无疆，爱的循环。

当这套译丛即将出版之时，往事历历在目。《醒来的森林》的作者巴勒斯可以在哈德逊河畔尽情地观赏自然，书写自然；《遥远的房屋》的作者贝斯顿有幸在科德角的海滩上居住一年。而我译这些书时，却是另外一种情景。当时我的家位于闹市之中，而我的心也并不静。我要教书持家，还因两地分居，时常在火车上度过七八个小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的译稿，是在火车上阅读原著，反复思量译法，下车后再记录下来的。起初，我还很不适应火车以及人流的噪声。但渐渐地，我竟习惯了在嘈杂的环境中静下心来，做自己的事，让心灵归属于荒野中的那份宁静。当然，在这几位作家中，我与《心灵的慰藉》的作者特丽·T. 威廉斯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似的经历。因为，在翻译此书的同时，我也在照顾着家中身患癌症的老人，并陪伴她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这个过程持续了五年多。所以，翻译《心灵的慰藉》，也使得我能面对残酷的现实，成为我本人心灵的慰藉。相比之下，《低吟的荒野》翻译进度较快，因为，我是在“拼命”地译

书，来填补痛失亲人的心灵空缺。“独木舟的移动颇像一叶风中摇曳的芦苇。宁静是它的一部分，还有拍打的水声，树中的鸟语和风声。”我跟随作者走进那片令人放松的原野，享受大自然给予的抚慰。翻译这套译丛使我亲身感受到了词语的魔力。文学好比月光，看似无用，但又不可或缺。

美国作家桑德斯（S. R. Sanders）在《立足脚下》（*Staying Put*, 1993）一书中写道：“我一直在思索土地的故事并试图从中领悟到人类心灵的图谱是如何依附于地理的图谱。”英国作家赫德森（W. H. Hudson）在《鸟与人》（*Birds and Man*, 1915）一书中阐明：“我们在风声、水声和动物之声中听到了人类的基调，从草木、岩石、云彩及类似海豹等哺乳动物中看出了人类的形体。”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整体。这套译丛收录的作品都是作者与大地亲密接触的经历，在某种程度上来看都带有自传体的风格。然而，它们又不同于通常的自传书。这些作者，如同美国学者马克·阿利斯特（Mark Allister）在其关于自然文学与自传的书中所述，将人们熟悉的自传中“自我、生活、构写”（self, life, writing）等要素改变成为“土地、记忆、故事”（land, memory, story）。于是书写自然及大地风景的行为便可以变成一种书写自传的行为，也就是说，将自然史写作与自传式的写作融为一体。由此说来，读者在阅读这套译丛中不仅能领略到自然之美，了解自然之道，而且，或许还会掩书遐想，让你的思绪停留在与自然亲密接触的某段愉悦的记忆之中，从而领悟英国作家托马斯（Edward Thomas, 1878—1917）的那句话：或许“大地不属于人类，但是，人类却属于大地”。

如前所述，这套译丛的构思初始于十年前，此次其中的三本是再版。重新再看多年前的译作，当然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所以，做了相应的修正。不过，凡是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或许都有这种感受，手中的书稿或译稿但凡不把它交出去，就不断有修改的余地，仿佛那是永远画不上句号的作品。甚至在经过修改交稿之后，我的心中还难免忐忑不安。所以，我只能说，当翻译这些作品时，我只是尽量尝试着进入原作者的心境，并展现他们想呈现给人们的那种关于自然和内心的独特风景。

程虹

2012年3月1日

| 译 序

2004 年秋，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我来到《遥远的房屋》的原址——位于科德角的那片濒临大西洋外海、我在书中读过无数次的海滩。此时，秋色正浓。一所红砖白窗的房子，老海岸警卫站，孤零零地矗立在长满荒草及沙地植物的沙丘顶上。离警卫站不远处，立着一块介绍亨利·贝斯顿及其《遥远的房屋》的牌子。“遥远的房屋”已不复存在，它在 1978 年 2 月的一场冬季风暴中被卷入了大海，葬身于我眼前约一英里处的海底。我环顾四周，寻找着书中读到的那些景物：内侧是长满齐腰的茅草及沙地植物的沙丘，再往里是一池池映出岸边秋色的碧水，那是海水积成的泻湖；外侧，是孤寂的海滩，涛声阵阵，海浪滚滚。我走下沙丘，沿着游人稀少的海滩漫步，体验着八十多年前，贝斯顿肩背生活必需品，从诺塞特海岸警卫站，沿着海滩，踏着浪花返回他那“遥远的房屋”的感觉，想象着若干年前的一个秋日，贝斯顿“漫步于海滩”，“从变幻莫测的云朵中解读到冬季的来临”的诗情画意。我在一处泛白的流木上坐下，观望着大海潮起潮落，看着“风把海浪像殉葬者一样送上不归之路”，

最终“粉碎于这孤寂无人的海滩”。我将目光投向眼前约一英里处的海面上，知道那里便是“遥远的房屋”的原址或葬身之地。从贝斯顿离开“遥远的房屋”到后者葬身于海底，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大海就向这片狭窄的陆地侵入了一英里，或许，用不了很久，我坐的这片海滩也会被大海所吞没。然而，此时物质的东西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贝斯顿已经将“遥远的房屋”的魂魄以及它的诗意留在了人间。我们不妨说，此时无形胜有形。“遥远的房屋”不是作为一种物质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对远古自然的崇敬，对一种简朴而又充满诗意的生活之丰富的想象留存于我们的记忆之中。尽管在造访“遥远的房屋”的原址时，我已经开始翻译此书，但是这次亲临其境的经历，毕竟给了我对那片陌生的土地所产生的亲切感，给了我一种文字转变成另一种文字时的自如。或者说，我从科德角的自然中，获取了贝斯顿当年得到的那几许诗意及激情。

—

《遥远的房屋——在科德角海滩一年的生活经历》是美国著名的自然文学作家亨利·贝斯顿于20世纪20年代写的一本散文集。它描述了作者只身一人在美国新英格兰地区濒临大西洋那片辽阔孤寂的海滩生活一年的经历。

1925年，人到中年的贝斯顿在靠近科德角的那片海滩买下一块地并自己设计草图，请人在临海的沙丘上建了一所简陋的小屋。起初，他只是想在翌年秋季到那里住上一两周，

并无意将它作为长久的居所。然而，当两周结束后，贝斯顿却迟迟没有离去。因为，那片土地及外海的美丽和神秘感令他心醉神迷。他在那里生活了整整一年并记录下大自然栩栩如生的影像：大海的潮起潮落，涌向海滩的层层波涛，纷至沓来的各种鸟类，海上的过客，冬季的风暴，秋季的壮观，春季的神圣，夏季的繁茂。他发现，那里常年举行着无可比拟的自然的盛会。

全书由十章组成，依据大自然的节奏展开，从秋季开始，以秋季结束，形成了一个圆满的循环。作者以散文诗般的语言分别描述了他所居住的小屋，他所在的海滩、沙丘，他观察到的各种鸟类、海滩及沙丘地带的植物，海滩及大海四季的景色以及零零星星的海滩上的过客。其中既赞美了自然的壮丽，也揭示了自然的冷酷。当然，更令人感动的是作者在孤寂的海滩独自享受自然，与大自然进行心灵沟通的那种精神的震撼与感悟。贝斯顿一生曾著有多部自然文学作品，但《遥远的房屋》是他作者生涯的巅峰。诚如他的遗孀伊丽莎白所述：“沙丘可以生成或崩溃，人也有生老病死，但是他（贝斯顿）感到他的作品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位，此生无憾。”

作者建在沙丘上的那所孤零零的小屋，虽然简陋，却不失浪漫色彩：它的壁板及窗框被漆成淡淡的黄褐色，那种典型的水手舱的颜色。作者称它为“水手舱”，因为房子建在延伸进海洋的沙丘上，恰似漂在海上的一叶小舟，一间遥远的、给人以幻觉的小房子。而且，多窗是这房子的特点。如作者所述：“一间有七个窗子的房屋，位于沙丘之上，海上

的阳光之下，仅此，便可想象出流光四射的情景，一种令人不安的光的把戏。”因此，他便有了一个近似户外的居所，阳光涌进他的屋内，大海涌向他的房门。他本人则靠在枕头上便可看到大海，观望海上升起的繁星，停泊渔船摇曳的灯光，还有溢出的白色浪花，并听着悠长的浪涛声在宁静的沙丘间回荡。

作者笔下的自然，有着一一种史诗般的壮丽。科德角是一幅气势磅礴的画卷展示于众的：“位于北美海岸线东部的前沿，距马萨诸塞州内海岸约三十多英里处，在浩瀚的大西洋上屹立着最后一抹古老的、渐渐消失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却始终进行着大海与土地之战。“年复一年，大海试图侵吞土地；年复一年，土地为捍卫自己而战，尽其精力及创造力，令其植物悄然地沿海滩滋长蔓延，组成了草与蔓编织的网，拢住了前沿的沙石，任凭风吹雨打。”海浪这种自然现象在书中含有某种感人的悲壮：“秋天，响彻于沙丘中的海涛声无休无止。这也是反复无穷的充满与聚集、成就与破灭、再生与死亡的声音。”随后，我们跟随作者一次次地观看着海浪一个接一个地从大西洋的外海扑打过来。它们越过层层阻碍，经过破碎和重组，一波接一波地构成巨浪，以其最后的精力及美丽映出蓝天，再将自己粉碎于孤寂无人的海滩。从海浪这种反复无穷的充满与聚集、成就与破灭、再生与死亡的运作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了人类历史生生不息，前仆后继的宏伟进程，当然，还有伴随这个进程的悲壮与诗意。

大海及沙丘上的沙子在作者的心中也具有某种难以言表

的魅力，因为它们的色调总是依着时光与季节而变。“冬日的大海是一面镜子，置于一间寒冷而若明若暗的房间，夏日的大海则是另一面镜子，置于一间燃烧着炽热阳光的房间。夏日的阳光是如此之充沛，大海这面镜子是如此之庞大，整个夏日的流光溢影都反射在镜面上。”我们随着作者的目光还看到，“一只漂亮的白海鸥沿着一道激浪飞翔，他的倒影映在海浪上”。在贝斯顿的笔下，沙子也随季节更装。夏日，沙子那种温暖明媚的色调美不胜数。黄昏之际，在海滩及相接的海面上洒落着一种若隐若现的、淡淡的紫色。在冬季，沙子那种金黄的暖色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银灰的冷色，再也不会以闪烁的光芒来回报太阳的照耀。

贝斯顿精辟地归纳了大自然中三种最基本的声音：雨声、原始森林中的风声及海滩上的涛声。但他认为其中的涛声最为美妙多变，令人敬畏。他劝导我们：“听听那海浪，倾心地去听，你便会听到千奇百怪的声音：低沉的轰鸣，深沉的咆哮，汹涌澎湃之声，沸腾洋溢之声，哗哗的响声，低低的沉吟……”浪涛声在他听来是不停地改变着节奏、音调、重音及韵律的音乐，时而猛若急雨，时而轻若私语，时而狂怒，时而沉重，时而是庄严的慢板，时而是简单的小调，时而是带有强大意志及目标的主旋律。难怪作者感叹道：“对于这种洪亮的宇宙之声，我百听不厌。”

在书中，我们还随着作者领略了在那片海滩中的各种鸟类：陆地的鸟、荒原的鸟、泽地的鸟、海滩的鸟以及海岛与海滨的鸟。当然，还有飓风带给我们的一些意外的惊喜，那些罕见的热带鸟。一次风暴中吹来了一只鲜艳夺目的朱鹭，

另一次风暴中又抛来一只军舰鸟。

但是作者的笔下，也并不都是鸟语花香。在书中我们也看到了自然之残酷。贝斯顿提醒我们：“要了解这片广博的外海滩，欣赏它的氛围，它的‘感觉’，你必须将沉船的残骸与大自然上演的戏剧视为它的一种景观。到那些小村舍里看一看，或许你坐的那把椅子就是从某次大海难中捡来的，而椅子边的桌子没准是另一次海难的遗物；在你脚下快活地直叫的那只猫，可能也是从沉船上救出来的。”在描述了一次有九人丧生的沉船事件之后，当把我们的视线引向满目皆是残骸的海面之时，作者笔锋一转，写起了盘旋于海边的海鸥：“这些海鸥在拍岸的海浪及湿地之间飞来飞去。在它们眼中，或许，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生。”一句话点出了自然界的无情。然而，在另一次惨痛的海难中，贝斯顿则描述了感人的一幕。在有五名船员遇难的沉船的船舱内，在一片狼藉的碎片杂物之中，他发现了一本题为《假如你出生于二月》的小册子。从它那发霉的翻开的书页上，作者看到：“此月出生的人，对于家持有特别的珍爱”，“为了所爱之人，他们不惜赴汤蹈火”。接下来是贝斯顿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评述：“人们会猜想，是谁把这东西带上了船？是谁那双好奇的手在那个充满悲剧、杂乱无章的船舱内，借着一缕灯光，第一次翻开了它的书页？”自然的悲剧，此时更烘托出人性的光芒。

作者居住的那片海岸对于美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7世纪欧洲移民的杰出代表人物威廉·布雷德福（William Bradford, 1590—1657）曾在其著作《普利茅斯开发史》（*Of Ply-*

mouth Plantation) 中以“荒凉野蛮的色调”及“咆哮和凄凉的荒野”来形容这片土地。然而，如今在贝斯顿的笔下，虽然也有大自然的冷酷无情，但我们看到更多的则是一幅幅美丽动人的风景画，感觉到英国作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那种“以文释画”（word painting）的美感以及中国唐代诗人王维所描述的那种“画中有诗，诗中有画”的意境：“海上的风暴，苍白的云烟，被寒风撕破了的残云在沙丘上飘过，沙锥鸟单足独立，把头埋藏在羽毛中，做着美梦。”他写日落黄昏：“夕阳像一团火渐渐落下；潮水涌上了海滩，翻卷着深红色的泡沫；远处，一艘货船从浅滩上缓缓驶出，漂向北方。”他写寂寥的秋末：“十月中旬，陆地的鸟儿都离去了。还有几只雀留在湿地。李树叶都掉光了。漫步于海滩，我从变幻莫测的云朵中解读到冬季的来临。”他写海上的夜色：“今夜没有月光，在缥缈浩瀚的大海上，秋季的天空上泛起点点寒星。”

二

如果说，梭罗的《瓦尔登湖》是美国 19 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那么，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则是 20 世纪自然文学的经典。两者都是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题材的纪实散文集。当然，我们还知道，梭罗生前曾几度去过贝斯顿所描述的科德角一带，并著有《科德角》一书。贝斯顿生前也为梭罗的《科德角》1951 年版作序。目前，《瓦尔登湖》在国内已有几个不同的中文版本。《科德角》也有了中译本。现在将